

徑山志卷之四



汶上李燁然刪定

海陽徐文龍

訂 虞山宋奎光輯

鹿城陳懋德

制勅

唐

代宗迎國一大覺禪師

朕聞江左有蘊道禪人德性冰霜淨行林野朕虛心瞻  
企渴仰懸懸有感必通國亦大慶願和尚遠降中天盡  
朕皈向而不違願力應物現形今遣內侍黃鳳宣旨特  
到詔迎速副朕心春暄師得安否遣此不多及勅令本  
府縣供送凡到府州開淨院安置官吏不許謁見疲師  
心力弟子不算多少聽其隨侍

宋

理宗蠲免徑山和糴指揮劄

淮漕發運措置和糴所狀準省劄備據臨安府徑山興  
聖萬壽禪寺特差住持僧心月狀奉本寺係 朝廷第  
一祈禱雨暘感應去處累奉 聖旨蠲免諸般差科敷  
役等事竝有省劄昨被不照敷糴米九千餘石本寺九

制勅

卷四

徑志



月內具奏恭奉聖旨宣諭平江府發運照上天竺恩蠲免科敷卽具依應聞奏已得余發運呈免回奏訖元照本寺已得指揮蠲免割下平江府發運司及本寺照應永免科糴之患割付本司契勘去年承准蠲免和糴指揮稟尚書省准此本所照得昨準朝廷指揮拋糴淳祐十一年分百萬倉米斛本所準行照割行下諸縣勸糴當年九月二十三日據臨安府徑山興聖萬壽禪寺知事僧悟心狀理各縣不照指揮蠲免敷糴米九千餘石竊念本寺安衆浩大與官民戶事體不同况上天竺與制勅

卷四

二

徑志

本寺恩例一體而行上天竺旣照指揮不科本寺亦當蠲免乞照例行下各縣照應免科本寺年例勸糴米隸籍諸縣計九千餘石今據本寺狀乞蠲免以爲供衆之用但上項米皆係已派定數本所遂別行指揮各照諸縣之額且與從免帖長洲常熟崑山嘉定縣將所勸本寺米斛免糴仍帖徑山萬壽禪寺照應永免准前項省割伏乞照會申聞

帖

據徑山能仁禪院知事僧淨鑑狀稱本院承前住當山



訥和尚退居慶恩院住持小師惠初等立據說是慶恩院一針一芥竝是本師將衣鉢錢建造殿宇并置田地准備養老送終香火安衆焚修追遠去處今來本師化去真身歸殯徑山白雲庵建塔每年忌辰祭奠實無所出集衆小師議定每遇忌辰就慶恩院常住取先是本師原用衣鉢錢置到田地數內撥米二十石入徑山白雲塔頭追修及香火支用且淨鑑委見佛海妙空訥和尚于慶恩及徑山之住持功迹切恐慶恩院日後忽作名色更改住持於斯難爲分雪乞執狀立石永遠爲照

制勅

卷四

三

徑志

每年不拘水旱支撥前項米斛貴得香火不絕司府尋行下僧司勘會去後今據本司申結尋卽差人前去勘會責據慶恩院甲乙住持僧惠初等狀爲見本師妙空佛海大師昔住靈隱寺過此因見金人焚燬空地一方本司卽將衣鉢錢於上建造殿宇輪藏庫司具備退歸徑山白雲庵蒙司府給帖今惠初於小師數內輪差一僧作甲乙住持爲國焚修本司又將衣鉢錢置買田地貳拾餘頃因界打量盡歸本院常住爲戶所收花息永克香燈次備供衆追遠之費師于紹興五年奉勅住持



徑山建塔白雲庵請僧在此看守責令慶恩院常住每  
年供上白糙米二十石惠初與小師議定本院實立文  
據付徑山塔爲憑今蒙勘會且惠初等委初詐冒諸般  
違礙等情所供是實如有異同甘罪不辭又據徑山能  
仁禪院知事僧淨鑑狀詞入石卽無諸般違礙等事所  
供是實如有異同甘罪不辭本司所據各人供證委的  
卽無詐冒除責狀入案外保明是實乞照會施行呈奉  
台判行照

大明

制勅

卷四

四

徑志

太祖高皇帝賜徑山宗泐免官說

世人災害有三往往皆不自知故其災害周流方寸間  
日夜無息古今未嘗有能盡去者所以釋迦成道教化  
衆生指迷破昏乃云災害之三者曰貪嗔癡斯三者孰  
能不備孰備而不殃所以古今不備者聖人是也雖備  
而不殃者賢人是也洪武九年春遐游天界見住持僧  
宗泐博通古今儒術深明詢問僧之苦行本面家風果  
幽靜傍曰是僧動止異常因識儒書大知禮義又非林  
泉之士於是朕命育髮鬚以官之當時本僧姑且奉命



而不辭待至髮長數寸將召而官之其僧再辭而求免  
願終世于釋門吁難哉世人之於世誰不欲富貴妻子  
名彰於世者歟是僧却富貴弗美妻妾可謂三害之中  
善却一者歟人將謂是僧生性淡薄有是歟抑玄悟之  
有知而若是歟不然其僧性淡薄玄悟不可以言貌而  
見蓋丈夫之氣初志不奪斯僧是其人也特聽免官放  
老山林其世之三害僧不爲一害所迷妙哉

成祖文皇帝勅諭徑山赴會僧

朕惟佛氏之道清淨慈仁弘深廣大包含萬有貫徹微

制勅

卷四

五

徑志

妙利益幽明功德無量比者仁孝皇后崩逝舉薦揚之  
科啓無遮之會廣集僧伽諷揚經典百日之間嘉禎翁  
集慧燈降于舍利法雲覆于紺園綉絢五文輝燦諸品  
毫光累現衆彩畢呈天花雨宣滿祇林之寶樹縞雀飛  
舞繞碧落之旛旛佛之舍利或流輝于梵宮或騰耀于  
寶塔開照空之苗苜爛湧地之摩尼動若驪珠炳煥午  
夜晃如虹彩燭影丹青寶殿之前圓結金梅之果長干  
之境秀產瓊芝之祥若斯顯靈難以悉舉皆由爾衆毘  
尼克謹梵行清修瀾翻八藏之文悟解三乘之旨秉至



誠以奉朕命攄精意以扣佛慈其中亦有至人道化高  
妙飛行變化隱顯莫測感應朕誠心來臨法會證明善  
功朕德薄有未能知藉茲衆善遂致感通睹瑞應之蕃  
臻想神靈之濟度超游極樂信有明徵朕實歡愉特加  
褒獎夫觀百川之流者必至海乃止虧一簣之功者則  
爲山不成爾等益勤精進庶永謝于塵緣究竟真空期  
早登于覺地利生助化翼我皇家欽哉故諭  
未樂十五年十月十日

制勅

卷四

六

徑志

等

朕發誠心印造大藏經頒施在京及天下名山寺院供  
奉經首護勅已 諭其由爾住持及僧衆人等務要虔  
潔供安朝夕禮誦保安眇躬康泰宮壺肅清懺已往愆  
尤祈無疆壽福民安國泰天下太平俾四海八方同歸  
仁慈善教朕成恭已無爲之治道焉今准 欽差蘓杭  
等處提督織造兼理蘓松常鎮稅務司禮監太監孫隆  
奏請前去彼處供安各宜仰體知悉欽哉故諭

萬曆一十八年

九月初三日



附

進大慧禪師語錄奏劄

釋蘊聞

臣僧蘊聞竊以佛祖之道雖非文字語言所及而發揚流布必有所假而後明譬如以手指月手之與月初不相干然知手之所指則知月之所在是以一大藏教爲世標準于今賴之臣山野微賤遭值聖明屢獲瞻望清光稟承音旨聖言高遠非凡所及斯道慶幸有待而興竊欣希闊之逢敢陳誠切之懇伏念臣先師前往徑山大慧禪師宗杲敏悟英發直受正傳善巧方便開悟後

制勅

卷四

七

徑志

蔣三九

學其平日提唱語要臣隨處記錄皆已成書旣爲廣錄三十卷又爲語錄十卷謹繕寫詣闕上進伏望萬機之暇俯垂省覽臣又伏見真宗皇帝景德年中以僧道原所集傳燈錄頒降入藏今臣所進先師語錄十卷欲乞聖慈依上件體例特賜指揮亦令入藏用廣流通使後學皆得預聞在先師益爲不朽臣無任戰灼俟命之至



序文

正法眼藏序

吳潛字毅夫宋相國

此事亘古亘今漫天漫地端視側視直視橫視開視闔  
視明視暗視無不視亦無所視亦無無不視無所視直  
敢道謂正卽離謂法卽塵謂眼卽鑿謂藏卽塞是故這  
四箇字直須撇向大洋海裏方免擔枷帶索受人圈積  
然雖如此初機鈍根也要得一則半則胡言漢覷來覷  
去綻些光景此時正好拚命捨身單鎗直進如老鼠入  
牛角挨牆拶壁更無去處正迷悶中猛忽地頭破額裂

序文

卷四

經志

通身流汗得箇休歇始知法眼慧眼天眼佛眼只是一  
雙凡眼到這裏說道學人事畢也且未在履齋老子卽  
說偈言若以色見我以音聲求我是人行邪道不能見  
如來

正法眼藏已足槩妙喜家風顧當時入室如張無垢  
猶以忠國致疑而公獨抉開四字直示五眼宣揚妙  
旨無此痛快嗟乎公可謂了窺印度警策迷方者矣  
公相業冠趙宋所在尸祝餘杭亦有專祠人第知爲  
洞霄提舉而不知實徑山津梁也故錄此以存什



云

古鼎和尚四會語錄序贊

宋 濂

古鼎禪宗銘公以臨濟十七世孫四坐道場爲黑白之所宗仰一旦祝釐江澗省垣現白光三道丞相康里公見之極加敬禮未幾將示寂語其徒曰觀世音蓮臺至矣安坐而逝及火化舌根齒牙數珠俱不壞五色舍利燦爛無數國史危先生已據其行業爲文勒諸碑而四會語未有序之者師之得法上首今天界禪師西白金公屬濂作之濂覽已合爪言曰是真正語是不著有無

序文

卷四

二

徑志

語是雷轟電掃語學者隨所悟入如慈雲徧覆法語普沾小大根莖皆獲生成非入正知見具大力量者孰能與于此嗚呼世安復有斯人乎哉非果無之也求其真淳無僞若師者鮮也濂旣爲敘其事復歆豔之歆豔之不足復作伽陀一章贊之其辭曰我觀我師四會語一言一句皆真實河沙妙義總含藏其中無餘亦無欠及至能所齊泯時欲覓片言不可得有如十萬虛空界種種色相皆現前或飛或潛或動植以至洪纖高下等枯榮生歿及崩竭了然不染虛空相而亦不出于虛空真



相如如不動故印昔嘗登寂照場耳邊一喝三日聾惟  
聾故使功用絕絕後通身皆是耳自茲出世入翁川翁  
川海水亦生耳但聞魚龍哮吼聲即使波濤增洶湧繼  
升補陀洛伽山合掌問訊觀世音目能觀色耳聞聲音  
聲何獨以目觀不知本來無耳目見所不見聞不聞盡  
大千界無礙者中天竺國凌霄峰所談妙法皆如是只  
因妙法法難思結集已落第二義眉間放出白毫光七  
寶蓮臺向空至此皆遊戲神通事于師之道不相攝師  
之道大不思義千古贊嘆莫能盡姑以第二門中觀可  
序文

卷四

三

經志

悅堂禪師四會語序

宋 濂

根有利鈍故所教有異同悟有淺深故所印有大小施  
其善巧之力釋彼結習之固非假言辭難窮實際所以  
達摩歷辨于六宗臨濟有發于三要照耀今古函蓋乾  
坤茲其爲巨浸之輿梁作昏衢之燈燭也歟有若悅堂  
顏公禪師以東嶼正嫡弘西來大宗初住崑山之東禪  
轉吳門之萬壽升虎林之南屏遂陟雙徑樹大法幢凡



四坐道場名聞京國遣使者再下璽書護其教且有金  
襴法衣之賜藩王大臣無不函香問道黑白駿奔如衆  
歸市禪師隨機接引霑被爲多其善誘弗倦則春氣津  
津太和襲人也其發蒙撤蔀則翳捲太清冰釋洪河也  
其警省振勵則震雷虩虩喪厥七箸也其含弘攝授則  
山不讓塵海不擇流也由是而觀所教有同異非根有  
利鈍者歟所印有小大非悟有淺深者歟前謂施善巧  
釋結習假言辭窮實際者其道豈不在于斯歟昔者先  
師黃文獻公現宰官身敷宣般若與禪師爲方外交而  
序文

卷四

四

徑志

禪師受度婺之寶林又在予父母之邦稽茲緣契實繁  
中情禪師上首南峰理公得法最蚤乃出四會語俾題  
首簡予竊聞之入奧室者能探于幽邃升危岑者始矚  
于冥茫松月大師印公禪師之獅子法海之長鯨也其  
稱禪師之道高于圓照佛照二公其言豈虛發者哉惟  
賢知賢益可徵矣仰前哲之風徽作後武之矩度究其  
遺轍足證新功是錄之行其必有超然獨得于語言之  
外者乎

雲棲曰四會語錄今無存松月亦未知何許而曰道



高于圓照佛照夫二公豈易及哉而曰過之更俟賢者考正

重刊寂照和尚四會語題辭

宋 濂

寂照和尚元叟端公旣示寂金華黃文獻公爲銘其塔蜀郡虞文靖公爲序其四會語二公以文辭名天下亦云備矣其入室弟子清泰子梗金山惠明天寧祖闡復合辭請曰舊刊所錄先師語不幸燬于兵然非此無以見道之所存竊懼不傳子梗三人者已協力命印生重雕之矣敢重以首簡請爲序雖然序猶可略也先師事

序文

卷四

又四

徑志

蹟多涉神異狀行者輒諱而不書神異之事大乘者固所不樂聞苟錄以示入道之士亦足以起其正信初何傷乎願併識之序中予不敢辭稽子梗等言公平頂古貌眼光鑠人頷下數髯磔立凜然如雪後孤松坐則挺峙行不旋顧英風逼人凜如也所過之處衆方謹誦如雷聞履聲輒曰端書記來矣噤默如無人賓友相從未嘗與談人間細故舍大法不發一言秉性堅凝確乎不可拔自爲大僧至化滅無一夕脫衣而寢其從南屏歸化城受經夏夕啓窗而臥忽一梵僧飛錫而來與談般



若樞要疊疊不絕未幾騰空而去虎巖師主雙徑時嘗  
言道家者流有上章謁帝者其還甚遲因叩之答云爲  
選徑山四十八代住持故天闈久不開爾公正符其數  
公朝京師夢徑山潭龍君持金匙舉食食公數凡十又  
八公主法席實十八春秋也公將示滅所剪爪髮留瘞  
化城幻有庵逮啓視之舍利累累然生矣公之遺事有  
若此者皆宐補書以見于世不可略也蓋公道契佛祖  
名震華夏誠堪輿間氣之所鍾其祥應之至亦出自然  
非苟涉于神恠者比也文獻所謂門庭之盛規重矩疊

序文

卷四

五

徑志

法雷普震裂地轟天文靖所謂譬諸名藩鎮以宿將隱  
然持重風霆不驚握機行令舒卷自由足以使方城連  
戍有所仰放不敢踰越其言誠不誣哉濂何敢復贊一  
辭頗念文靖之學粗聞而知之又執弟子之役於文獻  
之門者最久於是勦其緒論重申之如此嗚呼公之四  
會語其尚假濂文以傳之哉子梗字用堂惠明字性源  
祖闡字仲猷皆設化一方黑白咸皈依云

徑山愚庵禪師四會語序

宋 濂

或問于濂曰世間至大者何物也曰天與地也曰至明



者又何物也曰日與月也曰然則佛法亦明且大也其與天地日月竝乎曰非然也曰其義何居曰天地日月寓乎形者也形則有成壞有限量雖百億妙高山中涵百億兩曜百億四天下以至於恒河沙數皆有窮也皆有止也此無他囿乎物者也若如來大法則不然旣無體段又無方所吾不爲成孰能爲之壞吾不爲後孰能爲之先吾不能爲之下孰能爲之上茫乎忽乎曠乎漠乎微妙而圓通乎其小無內其大無外真如獨露無非道者所以超乎天地之外出乎日月之上大而至至于不

序文

卷四

六

經志

可象斯爲大矣明而至于不可名斯爲明矣是故以有情言之則四聖以至六凡或覺或迷佛法無乎不具也以無情言之則火水土石與彼草木或洪或纖佛法無乎不在也三乘十二分教不能盡宣也八萬四千塵勞門不能染汙也嗚呼罄徂徠之松以爲煤斷淇園之竹以爲管其能盡贊頌之美乎然而佛法固明且大也其靈明之在人者萬劫雖遠不離當念一念不立即證菩提亦在夫自勉之而已濂雖不敏每遇學佛者喜談而樂道之初不以其證入淺深而有間其意頗有見于斯



也徑山住持以中禪師名智及學徒尊之號曰愚庵俗  
姓某世居姑蘓得法於元叟端公歷住隆教普慈二刹  
帝師錫以明辯正宗廣慧禪師之號已而陞淨慈遂主  
今山四據高座敷揚佛法以聳人天龍鬼之聽緇素相  
從如雲歸岫其弟子某會粹成書介吾友用堂梗公請  
文以題其首濂懸燈而疾讀之其解人膠纏如鷹脫條  
鏃摩雲而奮飛也其方便爲人如慈母愛子一步而三  
顧也其宏機密用如大將臨陣旗鼓動而矢石集也誠  
一代之宗師而有德有言者歟雖不二門中一法不存  
序文

卷四

七

徑志

何况于言覽者當求禪師言外之意使意見兩忘而忘  
忘亦忘方近道矣嗚呼佛法超乎天地之外出乎日月  
之上豈細故哉人患不求之爾今極其贊頌而書于此  
錄之端實欲起人之敬信也繪畫虛空非愚則惑濂蓋  
無以逃其責矣

送月江淨禪師住持徑山寺

貝

秦

國子司業  
金華人

自古沙門雖息欲歸于無爲而好與賢士大夫游何也  
蓋其人乃世之穎敏慤愿者假浮屠之名以爲高託文  
章之流以爲勝如道安於鑿齒慧遠于元亮道林于居



易大暢于退之宗元彼尊竺土之法此服先王之教二者固未嘗不相侔而賢士大夫亦樂與之游浸淫乎恬淡枯寂之境也月江淨禪師願身偉貌德本宿植覺由性稟以真乘法印參儒典竝用默而能融辯而不肆所著詩文皆有足觀尤以接物利生爲已任總司聞其賢公舉授徑山住持夫徑山天下首刹唐代宗朝國一欽禪師爲開山第一祖得其傳爲大慧杲杲傳佛照光光傳妙峰善善傳藏叟珎珎傳元叟端端傳靈隱幻隱明明傳正庵闇淨師乃正庵法子也往時翰林侍講王公

序文

卷四

八

徑志

時彥在祕閣纂修少師姚公實總其事二公論及東南名僧淨師亦居其一師推悟理而信故于孔氏之學習而不懈釋氏之教行而不怠雖小戒律如踐青折萌盥手泛席之類未嘗放心是故異夫縱誕譎亂假託之所爲者焉觀少師姚公所撰重修記春坊大學士曾公靈徵記則淨師之歷職功行賢士大夫之敬禮推許從可見矣况徑山與竺乾鷲嶺鼎峙角立淨師又得正庵嫡傳方今朝廷清明哀崇釋道而淨師躡空驅錫舍筏振塵于五髻凌霄之間說法度人脫去穢累行道化凡超



詣覺路興起少林妙喜之家世以擅重于千載之後此  
香火緣也予雖非退之宗元文章之流可以增高益勝  
然有鄉曲難忘之情故其行樂爲致辭以告于慕道風  
重文雅好事者云洪熙元年乙巳春三月十有七日

重刊鐔津文集後序

琇禪師

學有及物之功文爲載道之器學而不能利乎物徒學  
也文而不能衍乎道空文也若夫推其道發于文章肆  
其學以援斯人宋明教嵩禪師其人歎嗟夫吾佛之教  
法心法也生靈同而有焉但爲虛妄所蔽不能顯現洎

序文

卷四

九

徑志

四生淪六趣何由得已哉而吾佛愍之以此心法隨器  
而諭俾各得乎本有或者不仰恩懷德反生譏毀是則  
自毀其心非毀其教法也教中所謂世智辨聰八難之  
一且不信而毀又爲虛妄所蔽若虛妄所蔽或能了妄  
卽真不信而毀則自昧其心猶種之敗芽之焦不復有  
發生之日矣得不尤可愍哉而明教性稟生知能體佛  
意學則必欲援世非徒學也文則必在明道非空文也  
况是時天下學士宗韓氏以拒我故勸書原教諸文不  
得不作焉學者總梓號鐔津文集斯文行世真救世明



道之要術也可一日而無哉舊版湮没人皆痛惜嘉禾天寧首座天全叡公乃東海慧眼弘辨禪師之弟子施衣資重梓流行其亦明教之心也歟板旣成請敘其後蒙晚生讀其文集有不得執筆從游之歎今獲廁名于後不亦大幸乎不亦大幸乎

此六十二代祖師琇公撰文也舊誌第載其倚杖而逝未詳說法因存此文以表其一班云

癡絕禪師語錄序

尤

煇 號木石錫山人

徑山癡絕禪師旣示寂其徒了源以師平生提唱語一

序文

卷四

十

徑志

編示錫山尤煇日子知吾師者盍爲敘引以傳余晚識師得其數語受用因不復辭余觀近世尊宿語錄多成窠臼惟癡絕師獨較些子蓋其得處超軼用處灑落故平生室中不許人下語專以此着羅龍打鳳而學者鮮能湊泊門庭高峻屹然宗匠之靈光今也則亾徒存劒迹非其種草孰識苦心必有護持流通久遠矣淳祐辛未端午日序

贈一清和尚住徑山禪寺序

張

益 蘇州人修撰

杭之徑山禪寺住持虛席僧錄以爲茲寺乃五山之首



補厥處者非戒行學業夙出于其衆者不可於是加慎  
擇之而得一清天上人焉右街善世兩庵宗師卽舉之  
于禮部上人領劄南行中外士夫需言爲贈上人生江  
右文獻之邦爲名家子自幼學出世法于廬陵邑之多  
寶寺正宗和尚實爲厥師上人根性堅利志力勤篤遂  
能因師之教悟玄義于雜花視師之行絕三業于滿分  
旣而觀光上國復承指授於僧錄右街覺義雲海和尚  
獲掌藏鑰于弘慈普應禪師前天界住山會中正統初  
得古剎廢址于都城西山之麓慨然有興復之志由是

序又

卷四

十一

徑志

罄鬻衣資并募衆緣度工庀材招提是建事聞于朝得  
賜額曰弘慶禪寺而上人遂爲開山第一代住持茲之  
膺薦而有徑山之行也得不由其行業之素著于人乎  
予聞徑山衆靈所萃五峰高聳乃國一欽禪師卓錫之  
地自唐至今歷世已久自國一以來相續而主茲席者  
蓋六十有餘人矣上人當視其行業與已何如哉同其  
所同而勉其所未至俾列名于諸師之間人將指而議  
之曰此可爲徑山之賢住持也此可以振後而光前也  
則上人之所得者不旣多乎是用書而贈之



徑山集序

李照  
宋參軍

天下山水奇秀則吳越稱首越則有天台四明爲尚吳則有天目居最徑山乃天目東北峰比諸峰又復奇勝其頂則五峰周抱中有平地實洞天耳承天禪院居北焉余聞是山是寺之名久矣大中祥符辛亥奉命司憲于郡日無清暇故莫遂訪焉今年孟夏旣獲美代心腑清適有命駕之興快疇昔之素俄至于是見其峰巒勝異草木鮮瑩基構高下薨檐縈帶非丹青之可狀非詠歌之可記乃問諸僧開山之事始先賢之靈迹其說頗序文

駭人之耳焉再徵其據乃得石碑數片舊錄一卷考其事實得諸僧之說半焉而又乘筆者記述事迹或得前而遺後或得後而遺前觀之者莫能盡見始末之實余惜此山之奇絕高先賢之茂行痛其郡記錯雜難盡行于世使好事者不能傳之乃命筆總集其事使終始一貫前後無失然其事得於古石者存之傳于人口者勿載欲後之見者不復疑焉

重刻徑山集序

方宣

凡集之歆慕於當時而傳於不朽者非以其迹以其實



跡無實罔以徵實無迹終莫能廢故古之聖賢所遺之  
墳索詩書易春秋禮樂以至百家子史等籍皆燦然于  
古猶一日也何哉以其有實之可以垂教萬世而爲法  
於天下耳我宗門自竺乾七佛迨於六祖以及千七百  
家咸有經論篇章敷宣無量妙義以顯示真宗故自周  
抵今之喆聖明王公卿大夫士往往尊崇之不替而與  
孔孟之道偕存者蓋亦以其實之有在也徑山名列天  
下道場之首豈以山盤踞之奧勝與遺蹟之繁夥也邪  
實由于唐之開山國一欽公與無上宗公法濟諲公之

序文

卷四

十三

徑志

廿數等皆以性地朗徹法境晶瑩其術足以當代宗皇  
帝之諸聖眷佇欽承歷朝之羣公企仰禮下而可垂教  
爲法于後世耳暨是涉五代屆趙宋而大慧杲公者相  
繼輩出又且二三十許員皆雷轟電掣獅吼象驟誠謂  
古佛遞現真宗迭顯者也故宋帝孝宗屢賜璽翰及御  
製真讚以嘉賚之鉅公如魏國張浚丞相張商英侍郎  
張九成之諸賢達前後相叅叩承事而弗敦抑又豈非  
以其實之所召與是故道場居稱天下第一固無忝於  
徑山矣世欲考見已上諸家之實其玄猷妙旨備載五



燈會元條然可討攬摭浩繁茲弗克悉綴至欲求訪往古事跡則必身臨于境自可槩得耳以跡以實惟世之君子取之焉是集舊有剌本歷年茲久書亾板廢有日矣今年首春寺主僧嘗董治樓殿諸冗事者正璠也慮其愈久而愈失之薦至無所從考也乃搜厥殘冊斷編聚鉢資倩工依抄本重繕剌之以聊存其故住持自唐國一祖師至此共凡八十年代梓旣訖持一本示余請以序弁諸端余卽展以閱之見其中間魯魚亥豕者屢出余顧謂之曰曷爲若是璠曰板失罔所據證之也又祖

序文

卷四

十四

徑志

上之遺籍後人莫敢妄爲之臧否耳姑從其敝爲是余遂迺弗再詰而撮其略與爲之序其傳互之故蓋白璧蠅玷也從來旣遠咎靡所質矣幸大方觀者抉其梗概而遺其譌繆付之以輒然一笑云爾

重剌五燈會元募緣文

陸光祖

夫佛道東流而至晉宋齊梁之間學佛者競以名理禪觀相高莫竟本心妙明之體自達磨大士來至此方始唱直指人心見性成佛傳至六祖能公斯宗大振厥後五宗竝立門風峻甚其圓機密義不可以隨言而解用



智而求至於揚眉瞬目或喝或棒所以闡呈真體愈出愈奇有省者若痛處喫拳不會者如聾人聞鼓而膚識之士乃或病其難通訾其詭異蓋由鈍根之無入則謂聖言之有隱大抵然也然開元之後宗教大明上至旒冕簪貂下及販樵孺婦往往能響答玄言刃游道妙當斯時也見性知心超凡入聖上下數百年內先後幾千萬人自兩儀分奠以來未有若斯之盛者何儒門淡泊寥寥如此釋教流通林林如彼其故何歟良以道喪多岐智分穿鑿仲尼沒而時乎不再顏淵歿而今也則無

序文

卷四

十五

經志

官失而求之四夷學絕而傳諸方外一晦一明有由然矣至宋巨儒周元公程伯子乃能旁尋墜緒密闡心宗伯子嘆曰我於天壤之間真自孤立伊川晚閱內典遇異人始明此學考亭暮年亦曰達磨盡翻窠臼尤爲高妙乃知齊佛老爲異端非程朱之定論也由是言之維釋與儒自唐及宋曄然其兩盛矣自茲而降去聖時遙儒昧通方釋拘義學由是西來妙旨東土希聲所幸教外之單傳具載傳燈之五錄濟禪師以其書浩博撮爲會元斯固莊生所譏聖人已往而糟粕徒存焉者然而



求道之人有能因言筌窮理窟玩其要妙言嚼其無義  
語日由繹之夕鑽剔之忽焉而鋸窮水斷水到渠成所  
謂因指以見月假筏而渡海亦易易焉則是此土此書  
之不可一日無矣近者書殘板燬教末風微有徑山大  
慈上人苦行薰修發心弘濟欲復募緣刺梓以惠後人  
不遠千里而來謀因乞一言而爲倡賤子幼慕神仙每  
符瑞夢旣聞魯訓知反求於六經載遇竺墳時泛觀乎  
三藏稍能通其一貫會其殊塗祗自討論無誰告語嗟  
乎五千退席憫增慢之難移四十無聞嗟寓形之易盡  
序文

卷四

十六

徑志

願與同懷之士共成得道之因敢以此書請同戮力昔  
在先覺有聞半偈而明心或識二字而證果矧二十卷  
之活句誠百千劫之奇逢入此法門皆當作佛儻有通  
微俊彥慧徹高賢盡捨牀頭阿堵物成就世間希有事  
庶開來而繼往亦自度而度人不亦偉與幸無膠泥曲  
儒談曰非吾孔氏之書也

徑山志序

釋德清 憇山

域內名山大川方輿載籍志之詳矣不志則無所考其  
源流窮其窈眇探其靈勝故使覽者披圖了然若身履



其間謂之臥游豈徒說哉及佛法入中國則琳宮梵宇  
皆托跡于名山勝槩者在在星羅此蓋道脉潛流殊非  
探奇仰異者比古稱方志爲野史而佛法之志則僧史  
也苟無所考究則何以遡法界之真源乎維雙徑乃東  
南奇勝昔稱法窟况自國一開山固多靈異以其山自  
崑崙而東走雄峙五嶽而南幹自衡湘迤邐馳數千里  
直聳黃山白嶽而飛涌二目融結茲山以鍾靈秀故佛  
刹始創唐大曆年間而歷宋元我明上下千載其間  
相繼雄長法門者八十一人非山川蘊結之厚又何能

序文

卷四

十七

徑志

若是之悠且久耶國初尚不乏人頃百年來法幢傾圮  
殿宇隳頽而僧徒寂寥萬曆己丑間達觀禪師蹶起立  
宗門赤幟海內由是知有人焉時創刻方冊大藏初議  
五臺而茲山僧徒蠶足數千里往請于此未幾而果遷  
于山之寂照而殿宇亦因是以重新乃法輪再轉之機  
也居頃之馮太史復議啟古化城爲藏板地適直當道  
藩臬諸公有深心者竟恢復之達師入滅弟子澹居鎧  
公克荷其業而達師竟得塔於鵬搏峰下與大慧同條  
是豈小緣哉然昔之住茲山者雖善舉揚宗乘但引法



海之一滴耳今則全攝如來藏海而注於茲爲法門之  
全提則因緣勝前萬萬矣黃貞甫有言蕭何入關子女  
玉帛秋毫無犯唯收其圖籍卒以王漢今大藏乃法界  
之圖籍也今盡收於此而拓法王之疆土者必大賴於  
是矣非此山之鍾氣博厚又何能負重法哉嗚呼因修  
者易創業者難今中興法門之大業非圖籍斑斑後世  
將何以考焉是徑山之志不得不作而開疆拓土重在  
元勳同爲休戚始終者則鎧公不得不秉深心焉其事  
已承餘杭令公戴君入邑志於此所關者大非徒紀勝

序文

卷四

十八

徑志

而已故重輯之以便一家觀覽予特爲之序

此愍公于萬曆丙辰過徑山作也時澹居鎧公擬輯  
志而預索其序志未成而序畱化城因錄之以見兩  
公夙志云

化陽和王捨田疏

了明禪師

天下真勝境烟雲古寶剎徑山三千口每人三寸舌都  
來九十丈誰能與渠接水食滄溟乾粥飯斛斗竭油鹽  
許多般蔬菜更羅列百事摠艱難一身當不迭特來謁  
郡王故意丁寧說冷處着把火大家相暖熱兩堂坐禪



僧真箇修行徹心源湛如水脊梁硬如鐵等心供養渠  
因果豈虛設福慧自莊嚴共出輪迴劫大根大行大財  
主捨田一萬三千畝歸依徑山供衆僧飽暖安然度寒  
暑兩堂衲子欣欣然高談慷慨賢中賢願君福壽等山  
川留與聲名萬古傳偈云做事須還烈漢拈起筆來便  
判若要功果完成切莫前思後算

題傳衣庵緣冊

陸光祖

嘉靖己未秋余與先學憲君從千松得禪師之請爲修  
徑山傳衣庵則萬松林禪師靈塔在焉蓋宋紹定癸巳  
序文  
無準範大師奉詔住山卽後山構菴匾曰傳衣用黃梅  
付法之義萬松則無準範十一世法嗣也自修菴以來  
又曆三十五歲而千松復化去矣菴僧性悟徒海耀悟  
者余族姪也欲修葺頽弊稍復舊觀謹撮其始末題之  
緣冊俾持以謁大方君子有所取徵焉

徑山重建大殿募緣疏

沈季文

恭惟雙徑者震旦名山江南勝地自國一開山首演牛  
頭之旨逮鑒宗繼軌兼宏馬祖之宗大慧杲師振玄風  
於宋世元叟端師展頓教于元時迄於昭代世不乏傳



祖祖相沿繩繩不絕登壇秉拂嗣法傳燈者八十一人  
入室投機悟道超凡者莫紀其數用是道以時隆地因  
人重虛空幻出樓閣荆棘俄成寶坊梵刹嵯峨恍疑堯  
率之宮從中天而下法堂清閼宛若祇園精舍自西竺  
移來乃今祖道凌夷宮殿傾廢昔以狐兔窟宅頓化琳  
瑯今以佛祖道場幾淪墟莽撫今追昔寧已懷思茲有  
無邊上人者戒行精嚴願輪深廣觀此頽圯實切拊髀  
蓋往曾于祖師會下發心故今于人天衆前立誓願殫  
一生精力拮据經營顧興衰起廢匪孑力所能而鳩工

序文

卷四

二十

徑志

集材實衆檀是籍將廣募有緣以共襄勝事况此名區  
神龍不難于捨宅矧茲盛舉賢碩豈憚于捐貲伏願深  
心大士宏力高流各隨心願盡力莊嚴則黃金布地何  
必讓于昔賢而寶殿崇成自頓還乎舊觀豈惟既往與  
八十一祖廣結無上淨緣抑且將來爲百千萬人助成  
出世道果謹疏

徑山佛殿緣起

釋真可

達觀  
禪師

雙徑冠世絕境也自崑崙南來翱翔萬里越天日而透  
迤隱隱隆隆雄嶺萬狀勢方奔舞直趨東溟而雙溪一



阻則英靈秀傑之氣回而氤氳盤薄怒拔于五峰之間  
世爲龍象窟宅自唐國一欽祖開山乃至宋大慧杲禪  
師傳心如貫珠燈燈相續以迄于今則去聖彌遠世與  
道喪僧不能轉俗更爲俗轉矣夫經曰若能轉物卽同  
如來今不能轉俗竟爲俗轉豈非現成肉佛自作衆生  
嗚呼一心不生凡聖路斷一微涉動染淨俄分卽此而  
觀衆生諸佛初無差別了悟者夢覺都除未了悟者不  
惟於無夢中作夢更於大夢中強爲已覺殊可嘆耳昔  
佛經行時俄指曰此地可建一梵刹帝釋信手拈一莖

序文

卷四

二十一

徑志

草插已曰建刹竟比幻居講主作徑山僧引進導師不  
遠千里來曲阿見老漢曰徑山衆上人某曾引渠跋涉  
燕山請開藏主并祈旁鼓修殿嚴像藏主已諾會病未  
至蒙大師代以幻予本公今復遷化則向求所舉似同  
說夢故某與衆僧不憚勞動今更强顏求禮和尚所願  
不惜彈指震大法雷破衆生癡夢成就如上勝事老漢  
曰公等此來旣不爲自己求專爲祖道今老漢有轉語  
舉似公等公等答以相應卽夢中說覺覺中說夢恣我  
舌端無不可者試問帝釋插草建梵刹耶不建梵刹耶



建則琳宮寶坊了不現前不建則佛與帝釋兩皆脫空  
時諸上人俱以默答老漢亦以默領唯喝石巖旁觀不  
禁向老漢曰和尚不必拋擲古今廣打葛藤國一大慧  
鼻孔要與和尚不別道開法本雖皆夢中承當和尚大  
須覺中著到管取徑山大雄寶殿剎那成就諸祖殘棋  
移星換斗唯時王內翰于比部只解順水推船不能逆  
風把柁攬掇喝石生兒并諸現前黑白大衆擎蹠而請  
唯願和尚發大慈悲勿孤負喝石亦令某等各各願滿  
噫雙徑五峰江海秀瀨陽江徹影重重相逢若問誰家  
序文

卷四

三二

徑志

曲管取聲聲落眼中

議復化城緣引

馮夢禎

字開之南  
京祭酒

刺經之緣始于清涼之妙德庵地寒而峻遠役南匠轉  
輸工力倍費功半不得已而有徑山之遷徑山爲東天  
目正幹五峰攢迴中開佛界我東南勝道場無逾此而  
雲霧籠罩十日而九藏板其中最易朽腐又不得已而  
有化城之議化城踞徑山之東麓去雙溪數里地坦平  
無雲霧旣便藏板而輸工力事事皆宐因故址而新之  
先爲屋十間令足以安經板處工匠而化役徐俟其後



似無甚難舉今約同志以十緣倡之緣五十緡禎雖貧  
勉任一緣夫刺經大役自北而南而其南也又自徑山  
而化城三徙而後定而任事之人始于密藏繼於幻子  
而終之者又未卜何人也因緣時節惟佛與佛乃能究  
盡而自初緣以至未來凡于此事曾捨一錢半銖及一  
手一足之方已上福不唐捐直至成佛而吾等與焉豈  
不幸甚

題重興化城接待寺疏

吳用先

字體中薊  
遼總督

余從紫栢尊者游逾二十載所承鉗鎚錐劄罔所不至

序文

卷四

二十三

徑志

通身熱汗不知透出幾番矣末後以流通佛法付囑不  
佞唯唯徼天之倖承乏越中卽悉心殫力求刺藏之役  
茲功已過半緣成或有日矣乃謀藏板善地下及化城  
化城故宋佛日禪師宣公所初接待寺郎官楊汝明記  
之甚詳見徑山集中及我朝而香火猶盛漸次凌夷  
僧徒凋落遂以寺田轉佃於方姓者轉轉相侵盡爲居  
隣所剝蝕矣然其徑尚存化城巷之名至今在人口今  
年澹居上人圖恢復之而鄉紳王中泉公首倡義舉願  
以其地歸寺于是左右聞風者響應乃澹居猶運慈心



量其多寡各給其直余于吳下諸君子協濟之雖未盡復舊址從此誅茅建刹亦庶幾可觀矣然此非今日創議也蓋自馮開之司成始矣而余又不知司成之原有此議也一日澹公過余持開之手卷見示謂偶從密藏棄篋中檢得之余展開疏引卽向時與藏公所謀卜化城以厝經板者也噫奇哉司成住矣謀于十數載之前而余與澹公成于十數載之後不約而合無心而成九原可作當爲鼓掌第勝地旣復梵宇鼎新向後更有許多商量不無藉十方大檀之力余小子亦不敢不賈勇序文

卷四

二十四

徑志

從事道化重興法輪當轉誓頭目腦髓之不恤而遑恤其他時萬曆辛亥歲浴佛日

重興化城寺疏

黃汝亨

昔楚漢相距約曰先入關中者王之迨漢入咸陽諸將競取子女玉帛蕭何獨收秦圖籍以此知天下戶口山川要害之處然則大藏固佛祖之圖籍而天下之名山勝境固法嗣聖僧之關中也此藏經板不可以無剌而化城寺在雙溪踞徑山之東有林木而無雲霧作經笥工署甚善寺故宋佛日禪師宣公所創爲接待所不可



以久就堙滅方伯體中吳公本經世人負出世力以澹  
居禪師淨心湛智足以任此遂欣然與化導經營漸次  
恢復其地先以厝置經板而徐議誅茆建刹鼎新佛日  
之業佛寶法寶才施法施可謂一舉兩得片刻千古者  
矣而澹公復從棄篋中得勸緣一疏亦爲藏經名刹經  
始此地蓋馮司成開之與密藏禪師起緣于十數載之  
前者也嗟乎一真必應靈山同會司成之後有方伯而  
密藏之後有澹居誰爲爲之豈非道念之合符凡聖之  
證印者哉而腐生侶理以拒真慳人據欲而成鄙棄經  
序文

卷四

二十五

徑志

言於草莽委佛地于荆榛將令楚王不入關而取子女  
玉帛者之出圖籍上乎亦慈氏之所大愍矣嗟乎昌黎  
有言怠者不能修忌者畏人修守虜殞軀永隔聖路假  
令去腐破慳振怠銷忌知身外之皆長物而性中之有  
覺場則方伯不云乎頭目腦髓之不恤而遑恤其他世  
間善信人必當踊躍應緣大者牛車小者蚊負不患資  
糧之不給勝事之不成不佞亨卽貧士乎亦願以螳臂  
當轍涓滴輸海也

募植松杉引

釋廣印

聞谷  
禪



栽松道者曰亭亭三尺餘鬱鬱覆荒草不知何代人得見此松老古人之爲山門何意味深長也是山先有大池龍神主之百萬松杉鬱蒼深秀而樵者不敢犯焉李唐天寶間有國一禪師自霍林來巖居穴處爲法亾軀神以師道大德備卽獻池居師復化堂于池上池尋涸遂成伽藍相承住持者八十七人雄殿傑閣奕世莊嚴至萬曆間大殿傾圯唯妙喜塔龍王祠僅存焉中吳居士沈太素公布金重建落成于三十六年戊申然貿材千里之外道經楊子孟河材幾失人幾喪予聞艱苦爲

序文

卷四

二十六

徑志

之滂零及至雙溪驟雨溪漲隨流飄入丘陵藁莽間轉運登山費將十倍于材矣念茲跋涉安得不預爲之計耶遂同桂庭上人恭對龍神立誓募緣置買本寺佳山四十畝栽植桺杉五千柯諒過五六十年可成梁棟矣山高霧重殿宇不堅他日或修或造材木資于本山何其易哉噫今之視後雖世殊事異其難易可知後之視今雖不見其人見其心亦將有感於栽松道者

題化城慈門師募齋僧緣疏

宋奎光

余嘗謂恢復難而守成則尤難昔光武以帝胄起誅篡



莽非不稱一代中興令主顧永平之政綜核操切殊甚  
向非章帝長者每事務從寬厚以矯枉救弊則東京之  
業衰矣嗟乎守成豈易言哉化城故宋宣禪師道場正  
德間爲居民篡據澹居毅然爲請復之舉徒衆未免雜  
霸以故故址雖復而人心未必盡悅去冬澹居化去難  
其主者本石吳先生爲請慈門住此蓋先是慈門以化  
城無佛自吾虞山裝造大佛一尊供此已是化城第一  
功臣論功禪位法應慈門而復德器冲和正如東漢所  
謂慈祥賢君可與更化者其爲化城靈長可知矣顧化

序文

卷四

二十七

徑志

城舊以接待得名卽今爲往禮徑山者必由之路二時  
飯食慈門不能爲無米之炊也則不得不仰給于十方  
善乎貞甫黃先生之言曰天下名山佛之關中大藏佛  
之圖籍也今得化城爲置藏之地則旣奄有關中并獲  
圖籍矣至于轉輸運粟端在信施卽今朝魚暮梵且不  
能宿飽則重繭而來者枵然待食可知佛說六波羅密  
檀施爲先衆生三毒輪迴破堅第一矧人命無常一息  
不繼都爲長物何不以待之資作無盡之福伏願十  
方信心念化城正中興之候轉輸值告急之秋隨力隨



心普爲運濟則恢復功臣不獨澹居與慈門已也試觀雲水駢集禪悅飽滿回向信施因果昭然當必以吾言爲不妄者因爲題其冊云

西方合論標註跋

喝石如奇

寒灰

往予攜郢中張明教叅訪袁中郎先生一日出西方合論相視予驚歎其禪土合源超絕樂邦諸典從中有未甚了解者隨請質先生命明教標註其首及持歸南中每欲梓以度世而未就也歲己未海虞瞿元初終後遺法財見施予卽就其靈前許刻經十卷薦其往生適從序文

卷四

二十八

徑志

吳門瑤光臥病爲憶前願因檢付袁無涯重爲詮次雙校而屬吾徒性成董其役一以報袁先生法施之恩一以了瞿元初施財之願至於撰述之精詳議論之卓越是在明眼者自得之耳予復何贅